



飞行跃进的人们

刘大为著

北京出版社



飞行跃进的人们

刘大为 著

北京出版社

•1959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集子，选輯了作者近几年来所發表的十一篇特写和小说，大部分是反映部队生活和复員軍人参加生产建設事迹的。其中描写空軍英雄的四篇，描写中苏友誼、边防战士和生产建設崗位上复員軍人生活的七篇。这些作品，真实而生动地表現了中国人民解放軍的崇高品質和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的精神。

飞行躍进的人們

刘大为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2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4 8/16·插頁：2·字數：78,000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：00,001—36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347 定价：(6) 0.36元

目 录

在藍色的天空上.....	1
飞过喜馬拉雅山的人.....	27
張偉良和他的飛行隊.....	48
第十三架歼击机.....	61
伊瓦諾夫少校.....	70
边防战士的抗議書.....	80
鋼鉄元帥團.....	85
英雄營.....	96
最好的消息.....	107
战士發明家李金剛.....	122
沒有眼睛的战士.....	131

在藍色的天空上

窗外，山坡上的果树园里的苹果花盛开。花朵在早晨的陽光底下閃耀發光。苹果花的香气和春天的气息一齐冲进了朝东敞开的窗子，把病房里所特有的那种碘化鉀的气味冲淡了。

在这个美好的、春天的早晨，我跟着一个女看护来到了病房，訪問一位轟炸部队的英雄。女看护手里捧着一大束剛剛从山坡上采摘来的杜鵑花，輕輕地掩上了病房的門，然后，把帶着露水的杜鵑花分开，插在每一个病床前面小桌上的花瓶里。最后，她在一个粗眉毛、大眼睛的英俊青年病床前停下来，从花束中拿出一封信来，遞給他說：

“陈泉同志，你的。”

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我所要訪問的人。陈泉还沒来得及把信拆开，女护士又給我們双方介紹了一下，我簡單地說明来意之后，說：“你先看信吧。”

我从信封上已经看到：这是从朝鲜前线陈泉所在的那个部队寄来的。我了解，这是一个志愿军伤病的同志所最愿意看到的信。陈泉往上欠了欠身子，用一只裹着绷带的手把信送到嘴上，用牙齿撕开了信封，眼睛接触信箋之后，那只拿着信的带绷带的手，微微地颤抖了，眼睛里发出了兴奋喜悦的光，他轻轻地念着这封不平常的信：

“……大队政治委员之外，还有大队长宋克……”

“啊，好极了，他终于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哪！”陈泉读到“还有大队长宋克”的时候，控制不住感情的激动，这样地大声嚷出来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。

“你说谁？”我听着他念着信上的名字挺耳熟。

“谁？我们的大队长，真正的英雄，宋克！你不是要搜集轟炸××島的英雄事迹吗？我就给你讲他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你说哪一个宋克，是不是从前在四野工作过的？”

“是啊，在×××，你也认识他？”陈泉高兴地欠起身来，靠着床架，着急地等待着答复他。

这种事情太多了，在战争的年代里，往往两个人互相不认识，可是一谈到一個在战争中互相都熟悉的人，那么这两个人馬上就被共同认识的战友联系起来，变成知己的朋友，现在的陈泉就用这种感情期待着我。

“我们是老战友！”我满意地回答陈泉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陈泉的意思是問：我和宋克在一起多长时间？抑或是共同打过什么仗？……

陈泉这种富于情感的语言，那种情意深长的战友的眼光，一下子就把我帶到解放战争时期錦州战场上去了。

那是一个炮火紛飞的夜晚，我跟战士們在一起，蹲在錦州城外战壕里，透过一縷縷蓬蓬松松帶有火药气味的烟霧，凝視着前面，黑黝黝的小凌河水，等待着黎明到来；等待突破命令一下，我們便要强涉过小凌河，攻入錦州。

太陽剛一冒紅，我們的巨炮轟鳴，炮彈呼嘯着飛上城垣，有的落在小凌河里，掀起的水柱落下来像一顆顆的水銀四散，在我們对面，一段不到二十米寬的城牆，在几分鐘內就被我們的炮火摧毀了。我們的炮聲剛一停止，冲鋒号响了，突破手們涉过沒腰深的河水，冒着炮火爬上对岸。我們眼前突然一亮，看！一面像火似的紅旗在前进！突破手举着紅旗冲上去，啊，第一个旗手負伤了，第二个旗手又跳过去，紅旗又前进了。敌人的炮火拚命地向着紅旗傾瀉，第二个旗手又負伤了，突击連連長亲自从負伤同志手里接过了紅旗，一只手把她高高举起，一只手紧握着駁壳槍，引导着大家冲上城头。就在这时，英勇的突击連長又被頑抗的敵軍打伤，旗手倒下了，可是，紅旗还在前进！前进！紅旗像一个巨人一

样屹立在錦州城头，那是紧跟在連長后面的一位年青的通訊員，他英勇地完成了前面三个負了伤的旗手們的任务！

等我們大队冲到突破口的時候，那个把紅旗插上突破口的通訊員，正在給負伤的連長包扎伤口，我也被留下来照顧伤员，还有一个机枪小組留下来巩固突破口。这时，敌机哭丧着出現在突破口上空，企圖用轟炸来阻止我們前进，眼瞅着，敌机一扎猛子向突破口俯冲下来，接着，就像有一只鳥一样嗖嗖地在我头上急落下来，我想臥倒已經来不及了，那个年青的通訊員迅速地張开兩臂，把我和負伤的連長往地下一捂。在离我們五、六步远的地方，一顆炸彈爆炸了。可是，我們三个人誰也沒炸伤。年青的通訊員跳起来，一面打扫着身上的塵土，一面粗声粗气地对我說：“好家伙，这是鬧着玩的。”是埋怨，还是安慰？使我很难分辨。在这次轟炸时，兩個机枪手負伤了，敌机还在盤旋、俯冲、扫射。通訊員从負伤同志身旁把机枪端起来，眼睛怒視着敌机說：“媽的，我非把你揍下来不可。”然后，他有点腼腆地对我說：“你来帮助我一下好不好？”接着，他几乎是命令我用双肩把机枪腿架起来，讓机枪口朝天瞄准敌机，通訊員訂好了标尺，瞄准了正在俯冲的敌机就是一梭子。这一梭子子彈虽然沒有打中，但是敌机遭到这意料不到的打击，显然有些慌了，連忙升高，又斜飞着躲开了。

突破口稳定下来，往下运送伤员的时候，我問他：

“同志，你叫甚么名字？”我們的旗手臉紅了，很可能他看出来我的职务，他不願意我把他的名字报导出去，于是，他这样回答我：

“都是人民解放軍嘛！”

战后，我在連里知道了他在这次战斗中，被光荣地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员，这时，我才知道他叫宋克。就在錦州战斗之后，他又被調往空軍学校去学习，这时，我倆已經很熟了，他对我說：

“你看看，我刚打过敌人飞机，就讓我去学飞行，真是大轉个啊！”

从这以后，我再也沒看到过他，可是，說真的：在炮火下建立起来的感情，炮火也摧不垮。几年来，我时常怀念他，我也坚信，能够在陆地上战胜敌人的，也一定能在天空战胜敌人。

这就是我和宋克相識的簡單經過，我帶着甜蜜亲切的回忆跟陈泉講完，他默默的听着，眼睛睜得又大又亮，这眼光使我倆亲近起来，就好像我倆也在一塊蹲过战壕，打过冲锋一样。

“你說得对，能在陆地上战胜敌人的，也一定能在天空战胜敌人。現在，我給你講他怎样在天上战胜敌人的故事吧。”

我急忙拿出筆記本來，準備記錄，可是陳泉說：

“你先不必記吧，咱們就像談家常一樣的談，譬如，我怎樣和他相見，他怎樣帶領我戰鬥，我更想告訴你的是，他怎樣介紹我入黨的。”說着，陳泉又拿起來他剛收到批准他入黨的那封信，“你知道，不久以前，他還不同意吸收我入黨呢……”

“為甚麼？”

“說起來話長了……”

於是，我合上了筆記本，陳泉開始講起來。

……我還未調到這個大隊的時候，就聽說過大隊長宋克，不只是在朝鮮前綫志願軍空軍里有很多關於宋克的傳說，就是在後方航空學校里人們也談論他，不光傳說着他的勇敢，也傳說着他過去在陸軍時建立的戰功。而傳說的最多的是關於他的性格，以及他對待飛行員的態度。據說，他對分配到他那個大隊去工作的飛行員的見面禮，總是先問這樣三句話：“過去在陸軍干過沒有？”“打過仗沒有？”光打過仗還不行，接着還問：“打過沖鋒沒有？”在宋克的心目中，一個飛行員，最好受過嚴格的陸軍戰鬥生活的鍛煉。關於宋克性格的傳說，自然不僅這些，譬如，人們也傳說着：他雖然注重勇敢，可是，他更是一個好用思想，喜歡研究軍事科學技術的人。那麼，為什麼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注重戰鬥鍛煉的人呢？

我想，一方面由于大队里每一个飞行员都回答过上面三句問話有关系；另一方面，也說明了大家喜欢他这样对待大家，当然，我，也不能例外，开始見到他的时候，他也問了我那样三个問題，如果还有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，他不是一見面就問我，而是我們認識了四、五小时以后，也許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許吧？

我和宋克的会見，就是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忘記。

那是在朝鮮前綫的西海岸，一个轟炸机的机場上。我参加志願軍空軍部队調来这里，部队首長迅速地决定把我分配到宋克大队来工作，并决定我任这个大队的領航主任。轟炸机都去执行任务了，我在机場上“丁”字布旁边等候宋克飞来，我期待着我所說很久的这位英雄人物。

最后的一批飞机飞回来了，这时已經將近傍晚时分，从時間上看，我可以估計到这批飞机是执行了長途轟炸任务的。机場上所有的人們都忙碌着，准备迎接作战飞机着陆，这时，大队政治委員蹬蹬地跑过来，用手往天上一指，对我說：

“看！大队長回来了。”

人們都熟悉飞在第二梯队最前面的那架指揮机，就是宋克駕駛的。按規定，宋克的飞机應該在第一梯队着陆以后他才能着陆，可是，今天有点怪，第一梯队飞临跑道上空以后，並沒有降低高度，从跑道上空通过去了，而讓宋克第一个着陆，这时，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：“宋克

的飞机负伤了，所以才让他首先着陆。”

接着，指挥所发出准备救护受伤飞机的指示，人们开始紧张起来，四散开，准备救护宋克驾驶的飞机，救护车也出动了。正在这个当儿，那架飞机毫无声息地，从我们头上，对正跑道滑下来，只听见一阵低沉的马达声——这声音是那么不平常，这一切是来得那么出人意外，可是，使人敬佩的是：这架负了伤的飞机，在宋克的高度飞行技术的操纵下，不但能按时飞回机场，编好队，而降落时，简直就像没负伤的飞机一样的平稳。“多么勇敢，多么高超的飞行技术！”我马上又意识到我就要在这个人的指挥领导下工作、战斗，心头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愉快的感觉。

飞机滑行完了，制动器吱的响了一声，飞机停下来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机尾上升降舵被敌人高射炮火打坏的一个大窟窿。有人悄悄地說：

“不用說，他又是炸得又准又狠！”

大家担心着飞机上有人受了伤，拚命地朝飞机前面跑过去。透明的座舱盖打开了，从里面站起来一个高大的人；手里提着飞行圆囊，黑红的面孔上，渗透着汗珠。他这时才来得及用眼光，仔细地观察着机尾。等飞机上所有的人都下来之后，迅速地排好了队，他跑过来，向指挥员举手敬礼报告：

“飞行大队长宋克报告，我们全大队执行了您的作战

命令，准确地轟炸了敌人，我队無一伤亡，我机在俯冲时被敌人高射炮打坏升降舵，已經平安着陆。”

“感謝你們，大隊長同志，完成了任务，还保全了負伤的飞机……”

宋克听到指揮員表揚他，臉紅起来，显得那么腼腆，那么温和，和我听到他的勇敢性格怎么也联系不起来。我正在想着，指揮員已經命令我和宋克相見，宋克严肃地听完指揮員的介紹之后，用双手握住我剛剛給他敬完礼的手說：

“欢迎你，陈泉同志！”

一直到晚上，快吹熄灯号时，大隊長宋克才剛开完飞行战斗后的講評会，他跑来找我。

“你过去在哪里工作？在陆軍干过嗎？”他微笑着問我。我早就准备好了回答詞，我沒等到他再問下面兩個問題，就老老实实在地告訴他：我是在解放战争末期大軍南下时參軍的，后来又从軍大調往航空学校學習，畢業后志願報名来抗美援朝，願意在艰苦、战斗的环境里来鍛煉自己，已經在××部队工作了快一年了，現在又調到这里来。

他沉思了一会說：

“好吧，既然分配你大隊領航主任的工作，你当然就在我飞机上当領航員了，今后，我們要在一起并肩作战。”

“那再好也沒有了！”我用眼光这样对他說，可是，我的心直跳，我多高兴我能同宋克在一架飞机上工作呀！

接着，宋克又向我簡單地介紹了一下大队的情况之后，說：

“天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明天起，你参加工作，試飞。”

这时月亮升起了，附近野外修理厂燒电焊的藍火花透过窗子闖进来，在我們臉上一閃一閃的，可是，我多希望太陽升起来，馬达吼叫啊，因为那时我將是这个英雄大队的一員了。說真的，这一夜簡直沒有合眼，第二天倒滿精神呢，你爰信不信，反正这是真的。

我这样說，是不是太罗嗦了，啊？簡單点吧，我想我們平时的生活，什么飞行訓練哪，宋克如何帮助我們，給我們講战斗故事啊，不多談了，不过我必須补充一点的是，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以后又产生了新的印象，簡單說来，那就是他爰学习，接受新鮮事物非常快。你比方，我們兩個人在一起，当然他帮助我的地方太多了，可是，他也抓紧一切時間，一切机会向我学习，差不多总是在我們决定休息的第一天晚上，临睡以前，他常常对我說：

“难得呀，明天休息，陈泉，最近新到的杂志上有好小說沒有？介紹給我讀吧。”

每当这时，我都認真地把杂志上推荐过的好作品介紹給他，慢慢地，他除去認真地閱讀文件之外，也养成了讀小說的習慣。后来，他又記起日記来，把一些感想、

讀書心得都写上，然后拿給我看，讓我給他提意見。在他日記的第一頁上還写着：

“这些書籍，为理智和心灵插上了翅膀！”

“你看，高尔基這句話写得多么好啊！我每讀完一部好書之后，都有这种感觉，可惜，就是說不出来，后来，看到高尔基這句話，簡直說到我心坎上了。我剛从陸軍調往空軍的时候，同志們都說，好家伙！你这只猛虎又插上翅膀了；等我讀了这些好書以后，我仿佛觉得我的心灵上又長出了翅膀！”

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指着日記本上，他摘录的高尔基的話这样對我說。

現在，談談我的入党問題吧。

轉眼几个月过去了，本来，我在原来的部队时，党支部已經在培养和教育我了，我調到这个部队之后，这里的党支部繼續教育我，培养我。宋克常常找我談，用党员的标准要求我，譬如，有一次，党支部进行党課測驗，党支部通知，讓我也參加，我因为事先不知道，沒有准备，因此，又高兴參加，又有点緊張，不自覺地說出：

“我还不是党员哪！也參加嗎？”

測驗結果，我的成績很好，可是，到了晚上，宋克又來找我談話，他不但不表揚我的成績，反倒批評我說：

“作一个共产党员，不能单看他的宣言，还要看他的思想行为，你参加党课测验的成绩很好，这当然对了，可是，你今天早晨说：‘我还不是党员哪！也参加吗？’这种思想要不得，你在思想上应该常常要求自己像党员那样，不要想：我还不是党员哪，这种思想会使你自己原谅起你自己来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们在机场外的公路上边走边谈，望着机场跑道尽头地平线上，一丛黑黝黝的矮树林上的星光闪烁，这些话也像星光一样在我心上发光。

就在这天晚上，他热烈地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对我说：

“同志！要时时刻刻注意加强锻炼哪，我愿意作你的入党介绍人。”

可是，过了几天，他又不同意现在介绍我入党了，他主张再等一个时期。他向支部这样说，也对我这样说。这是为了甚么呢？这里，我必须提到我们在这阶段中的一次飞行，确切些说，必须提到我们在飞行训练中发生过的一次误会。

几个月来，我和宋克共同飞行过好多次了，大都是训练飞行，我们还没有一同执行过战斗任务。这天，我们还是进行训练飞行，当我们快要到达预定目标上空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地面指挥所的指示：

“请你们注意，在你们的空域里发现了野猪，赶快大

休息！”①

按照飞行条例规定，我们是训练飞行，应该避免战斗，迅速返回机场，因此，我计算出最近最快的返航路线，通知宋克，并且顺口说出：

“咱们返航吧。”

我从旁看出，他那像塑像一样的侧着脸的面容上的眉毛紧皱起来，说道：

“不要多话！”说完，他才通知全大队注意警戒，迅速返航。当时，我还不知道宋克为什么叫我“不要多话”，当宋克向全大队下达全部返航的命令时，我才发觉，我刚才的话是不应该说的，因为我一说话，带在脖子上的喉音送话器会使全大队每一个人都听见，这样会影响别人情绪的，可是，我确实是因为缺乏经验才这样作呀，不是我慌张失措呀，看宋克那种表情，他一定误会我害怕了。

我们平安顺利地飞回来。

问题也跟着发生了。

宋克真诚直率地跟我谈话，他指出我当时迅速地计算航向是对的，可是，我不应该多话，这样会影响别人，也会影响指挥员及时下达命令，然后，他单刀直入地问我：

① 这是暗语：发现敌机，赶快返航。